

# 闲暇与幸福

## ——西藏农户劳作投入量变迁研究

罗绒战堆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 四川成都 610065,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 基于来自西藏中部地区4个农村社区的第一手资料,以西藏改革开放初期1985年和2013年为两个时间节点,以农户最为耗时、耗力的生产、生活活动为线索,就农户对闲暇的占有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其结果表明,西藏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农户在劳作领域的时间投入和劳动强度已大幅度降低,有更多可享用的闲暇时间,从而拥有了更强的幸福感。

**〔关键词〕** 闲暇占有; 西藏农户; 劳作投入; 幸福感受

**〔中图分类号〕** C9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16)06-0082-07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6.06.010

### 一、引言

闲暇是指除生存必需时间、社会义务时间、家庭义务时间之外的所有个人可支配时间。闲暇时间可被分为三种类型:必要型闲暇时间、受教育时间、享受型闲暇时间(包括休闲时间、旅游时间、文化娱乐时间)。

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显示,休闲时间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闲时间少,过于忙碌,会降低幸福感。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数据也证实:在感觉“很不幸福”的受访者中,有接近20%的人没有休闲时间;而在感觉“比较幸福”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约为5%。<sup>[1]</sup>有休闲时间不一定觉得幸福,但缺乏休闲时间,幸福感必定会大打折扣。

幸福,是指一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快乐的心理状态。由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程度地区的人们,对物质和精神满足的要求各不相同,因此,就幸福的内涵和外延而言,可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认为“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我们是为了闲暇而忙碌。”<sup>[2]</sup>就人的需求而言,就不能不提到当代著名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即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可以分为六个层次。<sup>①</sup>最基本的是生理的需要,也就是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生存的基本需要,而后是满足安全需要、有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和超然存在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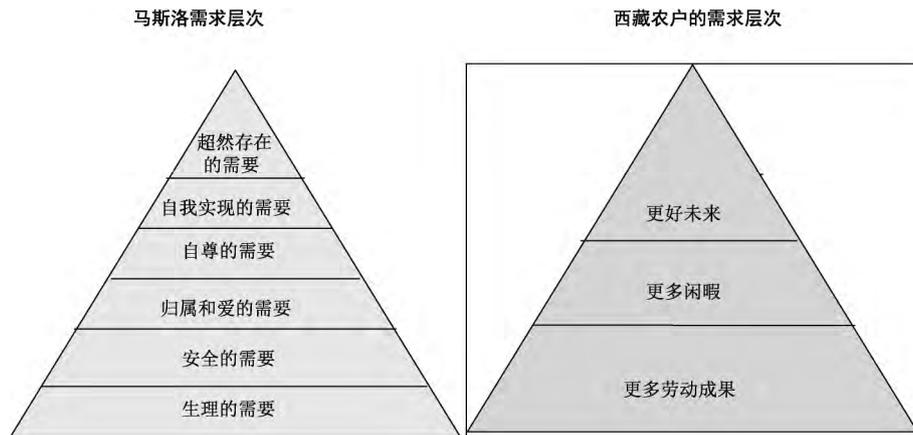
从西藏的实际看,西藏居民,尤其是生活在广大农牧区的农牧民,对于幸福也有自身的感知和诠释。许多农牧民,尤其是那些在家庭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对幸福的诠释可以总结为:基本层次:可占有更多的劳动成果,做到衣食无忧;中等层次:有更多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可以享受劳作以外的娱乐生活;更高层次:不仅能够享受今生的幸福,更期待来世更加美好的生活(见下图)。

**〔收稿日期〕** 2016-09-01

**〔作者简介〕** 罗绒战堆(1962—),又名张明,男(藏族),四川省甘孜县人,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项目编号:13JBG022)研究成果之一。

<sup>①</sup> 马斯洛需求层次通常被划分为六层,也可被分为五层,即把自我实现的需要与超然存在的需要归为一层。



将西藏农牧民对幸福需求的感知层次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相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西藏地处被誉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重重高山大河将其长期隔离，这里的农牧民有许多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但就幸福感而言，他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人们的向往和追求都是共同的。对更多劳动成果的基本需求就包含马洛斯需求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两个层次。对闲暇的第二层需求就是要在劳碌之余有更多的时间实现自我，满足更多归属和爱的需要，获得有自尊的生活。对更好未来的追求，既包括现世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包括来世超然存在的需要。这样的幸福

除了亲情、友情外，还有对宗教的情感。对来世的更高层次追求不仅是实现自我的需要，更是实现超自然存在的需要。本文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西藏中部地区的春堆村（CD）、路普刚村（LPG）、扎西林村（ZXL）和茶巴拉村（CHBL）。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笔者就对其进行了不间断的跟踪调查，持续至今。本文将借助来自于上述4个调查点的第一手资料，以西藏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sup>①</sup>和2014年为时间节点，以实地调查感受到的和农牧民反映的最为耗时和耗力的生产、生活劳作为线索，对农户对闲暇的占有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户对幸福的感受程度。

表1 四个调查点基本情况（2014年）

社区	所在地区划	与拉萨距离（公里）	人口（人）	户数（户）	耕地（亩）	牲畜（头、只）	农业机械（个）
ZXL	山南地区扎囊县	110公里	517	83	830	310	25
CHBL	拉萨市曲水县	50公里	560	106	1300	930	273
CD	拉萨市林周县	100公里	636	102	2284	1153	134
LPG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	90公里	257	47	546	671	37

## 二、农户劳作投入和闲暇产生的机理

将西藏改革开放初期和当前农户对重大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时间投入及投入方式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对闲暇作出量的评估，还可以发现

闲暇产生的机理。

在西藏的自然环境和生计模式制约下，按照耗时、耗力的程度排序，农户们普遍认为，最耗时间和精力生产生活活动莫过于耕种、秋收、打场、畜牧、采集燃料、背水、提取酥油、炒青

<sup>①</sup> 1984年年初，中央政府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制定了“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即“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此次会议标志着西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

稞、纺织这9项。

耕种、秋收和打场。农以耕为本，作为农户，通过春耕秋作获取生活资料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藏大多数地区农户的春播主要靠牲畜，秋收靠镰刀，打场靠人力，一个家庭在这三个环节上投入的劳动时间大致分别为25天，而且是高强度的劳动。30多年过去，西藏农村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农户拥有现代生产机具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本研究团队对4个调查点生产性机具变化情况的调查统计数据如表2：

表2 1985年和2014年四个村拥有机具统计情况

年份	户数	拖拉机	汽车	播种机	收割机	扬场机
1985年	253	18	7	7	0	7
2014年	337	267	38	87	63	12

从中可以看到，2014年，4个调查点农户中，拖拉机、汽车、播种机、收割机和扬场机的存量分别较1985年增加了14.8倍、5.4倍、12.4倍、63倍和1.7倍。值得一提的是，诸如收割机、脱粒机等大型机具，多数来自政府的无偿赠与。当前，除少数不适应机耕的坡地外，4个村80%以上的春播和秋收，90%以上的脱粒和打场实现了机械化。农户投入到耕种、秋收和打场的平均时间从过去分别为25天左右减少至当前的10天上下，不仅劳动时间缩短了150%以上，劳动强度也得到了大幅度降低。

放养牲畜。牲畜是西藏农牧民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之一，即便是在农耕较发达的河谷地区，也没有完全不从事牧业的纯粹意义上的农民。4个调查点超过80%的农村人口除了农耕，还要兼营畜牧业，并有不到15%的人口是不事农耕，纯粹逐水草而牧的游牧民。农户通过牧业生产得到最重要的优质营养食物——酥油，得到最重要的生活能源——畜粪，得到最重要的御寒原料——畜毛、畜皮。因此，西藏的农村畜牧业对于农户维持生计、图谋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农牧互补<sup>[3]</sup>更是西藏农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基本规律。农作物生长时期，农户在本社区附近空闲的坡地、山地放养家畜。秋收后，在耕地及其附近放养牲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于西藏农户家中的调查日志记载“每年，多数

农户需要半个劳动力、90天的时间用于畜牧”。之所以记载的是半个劳动力，是因为当时西藏还未颁布和执行义务教育法，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仅为46%<sup>[4]</sup>，田边山坡活跃着许多牧童的身影，这些未成年人担负着放养牲畜的主要任务。30年过去，时过境迁，如今，农村社区主要采用各户成年人联户轮流放牧，很难再见到牧童的身影。而2014年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小学毕业生入学率分别达到99.6%和92%（表3）。<sup>[5]</sup>据农户介绍，如今每户需要派出一个劳动力并大致投入30天用于畜牧业，比改革开放初期的45天少投入15天。

学龄儿童都去学校，必然导致农户非成年劳动力的减少，即便如此，农户用于畜牧的时间还减少了50%。我们询问时农户的答复是：虽然孩子都去了学校，但近些年农村兴办的幼儿园和小学也帮助农户照顾了孩子，节约了管护孩子的时间，使得家中的全劳力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生产。不仅如此，许多农户讲“管护孩子，学校比我们农民做得好，孩子在学校不仅学到了文化，还养成了许多好的习惯。”

表3 两个时段西藏入学率和升学率比较表

年份	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初中入学率	高中入学率
1985	46%	44.9%	49.4%
2014	99.6%	92%	54.1%

采集燃料。当前西藏的森林覆盖率为12.11%<sup>[6]</sup>，较全国的21.63%低9.52%，且林地主要分布于人烟稀少、海拔较低的东南部边缘地区。全境大部分地方的居民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再加之缺煤少油，农户的生活能源长期依靠牛粪和薪柴。获取生活能源事关农户的生计，同时也是一项既占用时间又消耗精力的事项。20世纪80年代后期，调研组见到在西藏农村，每隔一段时间，农户就要派出家中最强壮的劳动力，骑马赶驴去长有灌木荆棘的山地采伐薪柴，而拾牛粪的劳作一般是由家中未成年人或妇女担任。据农户介绍，当时，一个农户家中大致需要一个劳动力，投入30—40天，方能基本满足其对生活能源的需求。如今再去西藏农村，农户家中墙头、院角的薪柴和牛粪堆积数量至少减

少了60%以上，家中炉灶种类增加，除仍然使用牛粪和薪柴的传统土灶<sup>①</sup>和钢炉<sup>②</sup>外，几乎所有农户的院落都摆放有太阳能灶。调查数据显示，到2010年，4个调查点已经有50%以上的农户使用天然气灶（表4），近30%的家庭装备了电磁炉。考虑到农户必须依赖燃烧值更高的薪柴炒青稞，为减少农户对薪柴的依赖并提高效率，政府还请相关机构研制了具有鼓风设施且可用牛粪和秸秆助燃的炒青稞炉灶。据农户介绍，2000年以后，为保护环境，政府颁布了法律，禁止农户采掘灌木、荆棘和草皮。随着电力建设的加速，农户家庭收入和天然气销售网点的增加，夏秋季的生活能源主要依靠太阳能、天然气和电力，但冬季取暖除依靠阳光外，还需要烧牛粪。2014年，人们采集燃料的主要工作只是拾牛粪，对其的劳动投入最多不超过20天。

表4 1995、2005和2010年四个社区农户拥有天然气灶比例

年份	ZXL	CBL	CD	LPG
1995年	5%	8%	6%	0%
2005年	20%	30%	25%	10%
2010年	70%	90%	86%	50%

提取酥油。西藏牦牛广为人知，然而牦牛生长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地草地。在人口分布最多的河谷农耕地区，最常见的家畜就是藏系奶牛。这种奶牛体格和产奶量虽不及牦牛和其他大多数品种的奶牛，但其特点是适应能力强、杂食、食量不大、不易生病。产奶量虽然不多，但脂肪含量高。农户养牛，主要目的不是食肉，而是取奶提油，即提取酥油。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酥油占据着藏民族食物链中的制高点，酥油茶是农户餐桌上最常见、最具营养、最富于热量的食物。另外，用酥油制做的花灯是藏族文化中的灿烂瑰宝，酥油还是信教民众用于礼佛的重要贡品。实际上，农户中的酥油品种和消费数量可以用来测算农户的家境和生计状况。<sup>[7]</sup>

提取酥油就是将新鲜牛奶倒入高150厘米左右、直径在15—20厘米左右的圆柱形奶桶中，而后用一根前段装有圆盘的木棒上下用力搅动二三百次，经过这样三四次的反复搅动，酥油就从

牛奶中分离出来。据农户介绍，5公斤牛奶大致需要3—4个小时的搅动，方能出油，劳动强度很大。每到产奶的夏秋季节，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劳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强劳动力每年对这项工作的时间投入大致为180—240小时。2000年以后，随着西藏绝大多数农村的电网覆盖，以及农户收入增加、牛奶分离器价格降低，牛奶分离器已经走进了普通农户。如今，在调查点看到，有近40%的农户购买了这种器具，只需按动开关，20分钟就可完成过去一个强壮劳动力需要4小时完成的工作。没有购买牛奶分离器或买不起的农户，则经常通过亲情关系、邻里关系和劳动交换，从其他农户借用此器具来提取酥油。当前西藏农户投入提取酥油的劳动时间已经从过去的每年180—240小时缩短到20—30个小时。

背水。长期以来，西藏农牧民基本饮用地表水，依靠铁桶或木桶往家中背水。调研组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与农牧民同吃、同住的那段时间里，清晨吵醒我们的多为水桶碰撞水缸的声音，家中用水主要依靠强壮劳动力去附近的小溪背回。严冬时节，天寒地冻，农户不得不在河里凿冰取水。夏季，需要在家畜出门、水源被其污染前取水。如遇下雨，水源浑浊，农户就将水背回储存在水缸，通过简单的沉淀后饮用。背水是农户家中日常而费力、费工的家务劳动，每天需要花费一个强壮劳动力大致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一年就需要花费365个小时。因为饮用水问题，调研组成员常有人腹泻，需要携带许多药品。而饮用水问题也使得西藏成为中国大骨节病（Kashin - beck disease）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地区。在我们长期跟踪调查的4个社区中，LBG社区就是一个大骨节病高发地区。1985年，在这个不到30户的小村里，有13位成年患者，还有2位不到10岁的孩子已有患病征兆。有的患者虽已成年，但个头不足130厘米，这些患者不要说劳动生产，连生活自理也有困难。为了防病需要，在社区成员的要求下，20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斥巨资将LBG社区的农户从半山腰搬迁到了紧邻拉萨河旁的地方，饮水

① 用土石建造的炉灶，炉膛较大，置于厨房，主要用于冬季做饭、烧制青稞酒，非常适合牛粪燃烧。  
② 用铁皮打造的炉灶，炉膛比土炉还大，主要用于冬季做饭、烧制青稞酒和取暖，非常适合牛粪燃烧。

改变对防止这种疾病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014年,我们长期跟踪调查的4个社区与西藏其他多数农村一样,已经用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减省了农牧民家庭每天背水的繁重劳作。水源为附近山间引入的泉水,不仅水源干净、卫生,水质还含有多种有利于健康的矿物质。在LBC社区,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再也没有出现大骨节病的记录。

纺织。长期以来,西藏农牧民依靠传统农牧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果腹依靠农耕,遮体依靠家畜皮毛。即便是在各种现代纺织品充斥西藏市场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藏中部地区的大多数农户仍然喜好用当地的羊毛和牦牛毛织品,如氍毹、围裙、羊毛被、羊毛地毯和牦牛毛毯子等。社区的农户认为,当地的羊毛、牛毛纺织品,无论其御寒性、防潮性还是耐用性,均远远强于市场出售的现代纺织品。不仅如此,农户还可以按照自己喜好的花色和式样进行设计和生产,可以将藏民族和社区流行的历史文化符号和个人偏好表现在产品中。在我们观查的ZXL村,几乎家家拥有纺织能手,其缘由就是西藏民主改革前,这里是西藏地方政府指定的专供生产基地之一,那时西藏的达官贵人所穿着衣料之面料——氍毹,大多产自该社区和附近社区。ZXL村及其所在地区的纺织历史非常悠久,其产品蜚声西藏和川、滇、甘、青四省藏区,即便是今日,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但在西藏的绝大多数农村社区,情形有所不同。比如在我们长期观察的另外3个社区中,只有30%左右的农户家中有传统纺机和具有纺织技能的成员。可社区农户家中几乎家家有羊毛被、羊毛毯等传统织品,其绝大多数并非购买而来,而是通过劳动交换而获取。通过劳动技能和不同劳动的交换互通有无仍然是西藏农村社区的一个特点。换言之,虽然多数农户自己不从事纺织工作,但需要以相应的劳动量进行交换。从调查点的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每户用于纺织的时间投入在20天左右。需要说明的是,80年代中后期,多数农户家里积攒有一些自产的纺织品,但就数量而言基本为人均一条,纺品就是御寒品。如今再去这些社区,除个别生计尚有困难的农户外,多数农户家中积攒了许多还未使用过的羊毛被、羊毛毯等纺

品,且整整齐齐叠放于主卧显眼位置。比如,在相对贫困的LBC社区,长期接待调研组的一个拥有8口之家的农户,其经堂内已经陈设了21条羊毛被、34条牛毛毯,大多从未被使用。即便如此,这家还再通过劳动交换继续添置织品。当被问及为什么时,户主告诉我们“生活就是吃穿,日子要好过,青稞要满仓库,厨房要有红铜水缸,橱柜要堆放大大小小的铁锅,卧室和经堂要陈设花花绿绿的织品,这表示生活红红火火,自己看到舒服,别人看到羡慕”。

炒青稞。青稞(hullless barley)在青藏高原种植约有3500年的历史。西藏和平解放以前,青稞不仅是藏民族的主要粮食作物,还具有货币的功能,是农牧民进行物物交换、互通有无的一般等价物。如今,青稞面制作的糌粑仍然是藏族餐桌上最重要的主食,其制做需将青稞洗净、晒干、炒熟,磨成粉状。糌粑要好吃,炒制是关键。对农户而言,炒青稞也是最费工、费力的环节。过去,炒青稞主要使用一口直径在40厘米左右,传热效果较好的浅沿平底铜锅,在院落或室外空旷地带,用石头架一个简易炉灶,要以灌木荆棘等薪柴为燃料,一点一点地用旺火翻炒。炒50公斤青稞一般要大半天时间,一天下来,烟熏火烤后,炒者大都眼圈发红,鼻孔发黑,一身烟尘。虽然农牧户每年用于此项工作的总时间投入平均在100小时左右,但劳动者受到的煎熬却高于其他许多工作。当与农户谈及这一工作时,许多人甚至表现得有点望而生畏,但为了生计又不得不为之。2000年以后,随着政府的公共服务对农牧区延伸,特别是电力供应在农牧区的普及,西藏的农业科技部门研制了一种带有电力鼓风设施的滚筒式炒锅。这种锅一次可以炒5公斤左右的青稞,可以用牛粪秸秆替代灌木荆棘等。据农户介绍,使用新型炒锅后,每户最多用20小时的时间就可炒完自家需用的青稞,还可免去烟熏火燎的煎熬。2014年,在4个调查点中,已有3个社区的农户用上了这种新型炒灶,劳动力强度大大下降。

### 三、结论与评述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用表5总结1985年到2014年间西藏农牧民劳作投入的变化情况。

表5 西藏农牧民劳作投入时间和方式变化表

劳动内容	劳动方式及其变迁		估算的时间投入量		时间投入比较
	1985年	2014年	1985年	2014年	
播种	主要依靠畜力	机耕机播为主	120小时	60小时	减少50%
收割	依靠人力和畜力	基本依靠机具	120小时	24小时	减少80%
打场	依靠人力和畜力	基本依靠机具	180小时	36小时	减少80%
畜牧	未成年人放养	成年人轮放	1080小时	720小时	减少33.3%
采集燃料	依靠畜力	畜力和机具结合	240小时	60小时	减少75%
提取酥油	依靠人力	人力和机具结合	180小时	30小时	减少83.3%
背水	依靠人力	无需背水	365小时	0小时	减少100%
炒青稞	传统炉灶	人力和机具结合	100小时	20小时	减少80%
纺织	人力	人力	240小时	240小时	减少0%
综述或合计	以人力为主	机具为主,人力为辅	2505小时	1130小时	减少54.9%

根据上述分析,与1985年相比,2014年,4个调查点中的农户在9项重要劳作中投入的时间为1130小时左右,较之1985年的约2505小时减少了54.89%。其中,由于农户引进了大量的现代机具,在播种、收割和打场这三个重要粮食耕收环节,一个农户的时间支出从1985年的420小时减少到2014年的120小时,时间投入下降了71.4%,劳动方式也从过去的以人力为

主,过渡为当前的以机具为主人力为辅。值得一提的是,从政府公布的统计报表来看,西藏农村的机械动力从1985年的32.73万千瓦增加到2013年的578.33万千瓦(见下图),增长了17.67倍,远远超过同期全国4.97倍的增幅。2013年,西藏地区农户平均拥有的机械动力为10.73千瓦,较全国农村户均拥有的1.1千瓦高出近10倍,这一数据让人惊叹。

1985-2013年西藏农村机械动力总量变化情况(单位:万千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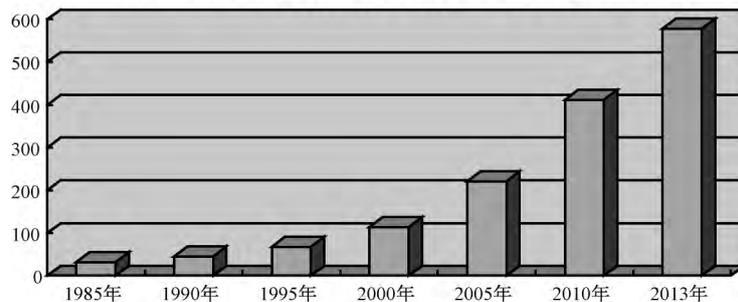


图1 1985-2013年西藏农村机械动力总量变化情况

由于现代机具和新型能源的引入,社区饮水工程的建设,2014年农户在燃料采集、背水、打酥油和炒青稞这些劳动的时间投入较1985年减少了885个小时,仅此一点就可获得一个多月的闲暇时间,再加之在生产性领域劳动投入的减少,一个农户一年可以得到1375个小时的闲暇,每天可以为农户成员增加近4个小时的闲暇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上述九类劳作被农户视为家庭生计长卷中重要的篇章,但其中还有不少其他篇章本报告尚未提及。从总体上看,4个社区近8成农户认为,当下农户用于应对农牧业生产和家庭生活的时间支出较20世纪80年代中后

期至少下降了70%,如果不从事传统农牧业以外的其他工作,闲暇时间最少增加了3倍。

就用于纺织的劳动时间投入,大多数农户的回答是与过去相同,但劳动的目的和境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农户投入时间获取织品是为了御寒,是为了使用价值。如今,农户更多的是为了装点生活,是为了传统的文化价值,用马洛斯需求理论解释,就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综上所述,运用经济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可以探析西藏农户在不同时期对闲暇的占有,而且还可探析到不同时期西藏农户劳动方式的变迁和劳动态度的改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可以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劳动成果和收益，同时可以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闲暇，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眼中，此为社会发展、生计改善和个人幸福

增加的重要标杆。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曾数度联合开展百姓幸福感满意度的城市调查，而拉萨从全国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多次荣列“百姓幸福感最强城市”榜首。

#### (参考文献)

- (1) 魏翔. 中国闲暇经济现状 [DB/OL]. <http://opinion.hexun.com/2012-07-10/143406370.html>.
- (2) 亚伯拉罕·马洛斯. 人类激励理论 [M]. 北京: 经济出版社, 1984: 6.
- (3) 罗绒战堆. 藏族地区“惜杀惜售”问题的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 (11).
- (4)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1990 [Z].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 442.
- (5)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 西藏统计年鉴 2014 [Z].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289.
- (6) 2010—2015 年西藏森林覆盖率预计 [DB/OL]. 中国行业研究网. <http://www.chinairn.com/doc/4080/622408.html>
- (7) 罗绒战堆. 西藏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1.

## **Leisure and Happiness** **——A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Labor Inputs of Tibetan Farmers**

**Luorong Zhandui**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stern China Develop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farmers' leisure time,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four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central area of Tibet, between the year 1984 and 2013. These two time lines are important to assess Tibetan farmers' leisure time, concerning their labor-intensive production system during the early eighties and in 2013.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a thirty-year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ime and labor input burden of farmers in their farming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Farmers now have more leisure time for other work and have a stronger sense of happiness compared with that of early period.

**[Key words]** leisure time; Tibetan farmers; labor input; sense of happiness

(责任编辑 李红雨)